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5001

生态文明时代城市园林理念的根本性变革

陈望衡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生态文明城市具备两大基本品格，即生态品格与文明品格。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景观，需妥善处理以下几类关系：其一，生态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关系。生态景观的本质是科学美，自然景观的本质是艺术美，建设中需突出生态景观在城市中的基础性地位。其二，生态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关系。生态是城市的本体，文明是城市的灵魂，需突出文明对城市景观构建的指导作用。其三，生态乡愁与人文乡愁的关系。乡愁是家国情怀的具体体现，需充分挖掘城市的生态记忆与人文记忆。其四，生态乐居、乐游与人格修养的关系。生态乐居与乐游具有较高的人文品位，是人性的充分彰显与人格的最终完善。生态文明时代的城市景观建设，既是对传统审美观的继承，也是对传统审美观的创新变革。

关键词：生态文明；城市景观；生态审美；城市园林；景观理念

中图分类号：TU986；B83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6)05-0001-08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始于 20 世纪。第一阶段是工业城市的建设，注重城市的工业活力，在城市外观上则体现为摩天大楼的兴起，各城市互相攀比，竞相争夺“第一高楼”的美誉。第二阶段是生活城市的建设，这一时期房地产空前繁荣，住宅楼鳞次栉比，恍若原始森林，古木参天。第三阶段是生态文明城市的建设。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城市园林的问题跃入城市主政者的视野。城市园林该如何建设，成为关注城市的学者、设计师的重要研究课题。城市园林涉及诸多问题，其根本在于城市理念问题。要建什么样的城市园林，关键取决于要建什么样的城市。现在诸多生态文明城市模式的提法，诸如“绿色城市”“海绵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等，均侧重于某一生态功能或者某一外在形象。其实，我们不妨直截了当地提出，我们要建的就是一座生态文明城市，这座城市应具备两种基本品格：一是生态品格，一是文明品格。两种品格都要高，而且要实现统一，即相互接纳、肯定、认可，甚至融合。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建设的城市园林便是生态文明城市园林。

一、生态景观与自然景观

园林中的主体是景观，人们到园林中来，目的很明确，就是欣赏景观。不同的园林有不同特色的景观。生态文明城市，生态景观最重要，它是生态文明城市标志性的景观。

生态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自然界整体生命的良性运行。人被纳入生态系统之内，但未受到特殊优待，与其他生物平等。二是自然界整体生命良性运行。人被纳入生态系统之内，且人受到善待。目前人们所

收稿日期：2026-05-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生态文明美学研究”（20FXA003）

作者简介：陈望衡，男，湖南邵阳人，武汉大学二级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美学史、环境美学、生态文明美学。

谈论的生态属于后一类。将生态定位于利人，说明我们在探讨生态以及生态文明时所持的立场是以人为本。

注意到此，于社会学或者说人类学是够了，但于美学，显然不够。美学，不是简单地注重物于人的意义，它注重的是物于人的审美意义，而审美必须体现在景观上。物于人有利，未必具有观赏性，生态就是如此。生态不是天生具有审美性，具有审美性的生态现象只是一部分。

于是，这一于人有利的生态现象就分成两类了。一类具有审美性，既在生态功能上利于人，又能让人审美；另一类是不具审美性的，虽然在生态功能上利于人，但因为外在形象欠佳，不具审美性。

建设生态文明城市，要将城市的生态质量摆在首位。生态质量包换功能质量和审美质量。两者均要做出评估，前者属于科学，后者属于美学，两者并不都一致。从原则上来说，要将生态的功能质量摆在首位，但也要顾及它的美学质量。

城市的生态质量，以原生态最为重要，这是城市的生态之根。

在城市中有三类生态现象需要高度重视：

第一，荒野。荒野的价值，在于它是优质的原生态。荒野是未经人破坏的自然，严格地说，当代城市中的山林、河流、荒地都不能算作荒野，因为它们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人为干扰，但是，如果破坏不是太严重，经过人工的努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恢复，这些自然物仍然可以视作荒野。荒野在城市中显得特别宝贵。

第二，本土的植物、动物。本土的植物、动物既是当地原生态的载体，本身也是原生态，因而特别珍贵。

第三，人工恢复的当地生态景观，包括当地的植物和动物景观。

这三类生态现象，第一类最为重要，第二类次之，第三类再次之。排名的依据是生态的功能质量，若论审美质量，那就另当别论了。一般来说，本地的植物与动物如果不是观赏性的品种，其审美价值或许不够高，但生态功能价值绝不可低估。比如野草，各地均有本土的野草，品相未必出众，但生命力极强，是维系土地生态平衡的重要力量。曾有一段时期，中国各地推行草地化的景观建设计划，各城市均要营造大型草坪，出于景观需要，花高价从外地引进观赏性草种，草地是建成了，但维护费用高昂，最后只得废弃。

必须将生态景观与自然景观区分开来。从分类学来说，生态属于自然，生态景观属于自然景观；但是如果将此话倒过来说，自然景观就是生态景观，就不合适了。这里有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自然遭受了一定的破坏，只要不伤及生态，生态还不至于“死”；但如果自然遭受的破坏严重伤及生态，那人类的生存就会亮起红灯。如果这种破坏纯粹是自然造成的，那就是人类的末日，无话可说；如果是人类自己造成的，那就是莫大的悲剧。20 世纪中叶，由于杀虫剂使用不当，美国一些地区竟然成了生物的坟场，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因此在美国引起了一场关于保护生态的大讨论，从此，美国政府立法限制杀虫剂的使用。不仅如此，生态问题的研究与实践更成为全球热门话题。有一个名叫“深层生态主义者”的团体，对人类破坏生态的行为深恶痛绝，甚至将人类称之为“全球癌症”[1]。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自此放弃了总统竞选，全身心投入环境保护活动，成为著名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并写下《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一书。

广义的自然具有生态性，但这是就自然整体而言的；如果就具体的自然来说，它们未必都具有生态性。这存在多种情况。其一是从外地引进的动植物物种，如果它在非家乡的外地疯长，就有可能打破当地原有的生态平衡，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这些外来的动植物，因为形象不错，具有审美性。它们是自然物，其美为自然美，但并非生态美。

自然的价值，不管是物质的价值还是精神的价值，均具有多维性，故而人们对于自然的审美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有人讲人对自然的审美，就好像对待一位小姑娘，怎么打扮都行。像蛇这样危险的动物，在人的审美之中，竟然可以幻化成美女。除了于人具有直接灾难性的自然物外，几乎所有具有观赏价值的自然物，人们都能欣赏。

人们的自然美欣赏，欣赏的虽然是自然物，但运用的理念却与艺术欣赏无二致。也就是说，人们以欣赏艺术美的方式欣赏着自然风景，人们习惯将自然风景看成艺术：若是视觉对象，则如画；若是听觉感受，则如乐。

生态景观欣赏能将欣赏对象这样看待吗？不行。生态景观欣赏是对生态优质的自然物的欣赏。所谓优质，指的是生态功能优质，而于审美而言，未必优质。人们接受它，并给予它很高评价，不是因为它形象好，而是因为其生态功能质量高。这种审美欣赏，显然是理性先行，功能第一。这与传统的艺术欣赏完全不一致。传统的艺术欣赏讲究非功利，感性先行。康德所说的审美判断完全不适用于生态现象的审美判断。康德说：“美是那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的。”[2] 生态现象审美能这样吗？显然不行。生态现象审美，涉及生态概念，首先要考察它是不是生态的。这样的考察，必然约束甚至控制人的审美。

生态文明城市的构建，其城市选址原本具有的生态属性是园林建设的基础。这种生态属性如何，决定了它能否建成生态文明城市，以及能建成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城市。按地理特点划分，城市有山城、水城、草原城市、高原城市、沙漠城市之分，它们各自拥有独特的生态体系。首先，在认识上要尊重当地的生态环境。即便是沙漠，也并非不能建成生态文明城市，只是在沙漠建设成功的生态文明城市完全不同于其他地理类型的城市。它可以很优质，而且其品质并不逊色于在其他地理条件下建设成功的生态文明城市。

二、生态景观与人文景观

无疑，在生态文明时代，生态在城市园林中占据基础的地位，它是城市的命门，是城市生命之本。但是，生态文明时代的城市也必须是文明的，而且文明的层次是高品位的。这意味着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科技等方面总体上能体现出时代的水准。

城市文明作为城市之魂，从三个方面指导并参与城市景观的创建。

第一，城市文明可以转化为城市规划，从总体上指导城市景观的创建。城市规划既是科学的，也是人文的，其本质是人文的，它是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

第二，城市文明可以独立成为景观，它既包括城市所有的基础设施，诸如建筑、街道等，也包括城市所有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设施以及实践。

第三，城市文明指导并参与城市生态景观的建设。

城市文明指导并参与城市景观的创建，有两种理念是需要特别提及的。

第一，艺术的参与。这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公共艺术的身份参与城市的美化事业，主要包括城市雕塑、城市音乐、城市广告、城市壁画等；二是将艺术作为一种指导思想，从整体上、风格上指导并参与城市景观的艺术化改造，让城市如诗、如画、如乐。

“如画”这一概念产生于文艺复兴后期的英国园林理论。该理论认为，园林如同绘画，重在画家的匠心独运，其美主要体现于造型、色彩与空间构图。此概念为西方园林界普遍接受。“如画”概念在工业文明时期虽遭到挑战，但仍然坚挺，成为西方造园之圭臬。然而，以英国的“如画”理念来指导建造生态景观却遇到了困难，原因在于诸多生态景观并不“如画”。西方的绘画概念是由欧洲自古希腊以来的绘画传统所构建的，对于画，西方是有一定之规的。什么是画？西方人有自己固有的认识。值得指出的是，在西方绘画概念形成的过程中，生态并没有参与进来，也就是说，它的绘画概念中是没有生态这一意识的，因此，将“如画”概念用于建造生态景观就存在一定困难。

中国古代造园，其基本理念与西方一致，也讲究“如画”性。计成自称“少以绘名”。他的构园，讲究园林中的山水“宛若画意”[3]42。从这点来看，计成的造园学与英国的造园学确有相通之处。但是，计成所说的画，并非人工的绘画，而是自然的绘画，他称之为“天然图画”。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以绘画为蓝本来造园，而是以自然山水为蓝本来造园。计成所说的“天然图画”蕴含着浓郁的生态意味，诸

如“好鸟要朋，群麋偕侣”[3]42 便是生态的体现。

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造园更看重诗意与曲意。以诗入园，园林必然具有哲理性，园林中有诸多匾额，上面的文字都是园林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曲，包括音乐与戏曲，中国古代的园林一般设有琴瑟馆，又多配有戏曲表演的场所，因此具有浓厚的曲意。

这些都是我们当今建设城市园林需要继承并发扬的。

第二，划界与融界。在城市景观规划中，适当地为生态划界是必要的。首先要区分三条线：第一条是红线。不管在什么地段，也不管要建什么样的景观，生态绝不能破坏，这是红线。第二条线是绿线。绿线即绿化带，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允许设计师对城市进行绿化。第三条是蓝线。划定几个圈子，给予艺术家更多的创作自由。这些圈子不能太多，但也不能没有：如果没有，城市活力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太多，则有可能破坏城市生态。

在城市景观规划中，可以让生态景观与人工景观“融界”，但必须在科学的指导下进行。生态景观本是自然的，人所能做的是修复或者复制；如果人还企图创造出优质的生态景观，实现生态的更新，那就是越界了。越界实质就是“融界”：生态本来是自然的行为，人利用高科技，局部地创造出新的生态，实现生态的更新，就意味着生态与文明、人工与天工“融界”了。我国这些年治理沙漠采用了诸多手段，其中就运用了“融界”的手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三、生态乡愁与人文乡愁

“乡愁”概念在不同视域下有不同的理解。在审美视域下，“乡愁”相当于审美情感，这一概念用于环境美学最为恰当。乡，家园，环境；愁，思念，审美。

城市生态园林中的审美，用“生态乡愁”来概括，恰到好处地揭示了生态环境审美的本质。

生态乡愁是怎样的美感享受？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种情感：

第一，生态的“三神”感。（1）神秘感。神秘感源于对生态奥秘的不了解，这种不了解虽会对生态现象产生一定的恐惧感，但更多的会激发探索的兴趣，而这种兴趣本身便包含了审美的意趣。（2）神圣感。神圣感是在对生态奥秘有一定了解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感受，其特质是“圣感”。所谓“圣感”，即一种敬畏感。（3）神妙感。神妙感重在“妙”，“妙”是美学概念。如果说，神圣感让生态感更多地具有美学上的崇高感，那么可以说，神妙感则为生态的崇高感增添了优美感。

对生态的奥秘探索得越深，就越发感到生态的神秘、神圣和神妙。这种探索让人对生态产生一种类似宗教的情感，将生态视为“神”——非人格神，即自然神。人类对自然了解愈深，愈能体察自身的渺小，愈发敬畏自然的浩瀚与伟大。自然的神秘是无限的，如果说工业文明是给自然“祛魅”，那么生态文明必然要给自然“复魅”。

第二，生态的历史感。生态让人惊心的不只是因为它的“三神”感，还在于它的历史感。地球上的生态系统与地球生命的形成同步，但意义有别：生命的形成，重在单一生命的出现；生态的形成，重在众多生命关系的出现。这种关系体系的精致性、复杂性与能动性，完全超出了人类理性所能把握的范围。

人是在这个地球上最具历史感的生物，但历史总是会消逝的，消逝的历史如何让人认识？根据历史记录。历史记录有两种：一种是人文记录，如文字、录像等；另一种为实物记录。地球上任何事物的历史演变都会以不同的形式留下它的痕迹，这种痕迹就是历史记录。人类就凭借这些痕迹来认识已经消逝的事物。这中间有着大量的心理活动，既有大量的理性推导、逻辑演绎，也有大量的感性想象与非理性体认。

生态历史感建立在生态辨识、生态记忆、生态推论、生态想象等一系列人文基础之上，其运作秩序井然，却又变化万千、精彩纷呈、惊心动魄！

第三，生态的依恋感和宁静感。依恋感指的是人对于地球一切自然现象的感情。这种感情具有依靠与爱恋两种性质，与对父母的依恋感一致。宁静是一种伟大的美感。中国古代有大量的关于“静”的论述，其中有些属于生态的宁静感。比如，中国先秦时期的圣人管子说：“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4]这里说的“正”为生态公正，“平”为生态公平，这是自然生态的重要性质。人为什么主安静呢？这里的安静指人对自然生态的敬畏、尊崇。它与老子说的“无为”意义相通，但侧重点不同。老子讲无为，讲了两种无为：一是天道无为，所谓“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5]。此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弗始”“弗有”“弗恃”“弗居”。二是人道无为。人道无为同样不是讲不作为，而是讲“弗有”“弗恃”“弗居”，缺了“弗始”。而管子只讲人道无为。

第四，生态的轮回感与悲喜感。生命源于大自然，最后归于大自然，而后又孕育于大自然，这种生生不息的循环即为生态轮回。对于这种轮回，人类最正常的意识反应便是悲喜感。

悲喜感的核心在于“悲”。面对伟大而神圣的生态，人不能不感到自身的渺小，不能不为生命的短暂与脆弱而悲伤。然而，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的意识具有超越性，他能在理性及非理性层面上化解这种自然情感，从而进入类似宗教的境界。弘一法师在生命即将结束之时，写道：“悲欣交集。”“悲”是对个体生命行将结束的伤感，此乃自然情感；“欣”则是对生态轮回的认可，这是生态理性。

以上四种生态情感，是我们在欣赏生态景观时常常出现的。生活在城市的生态园林里，我们所获得的远不止视觉上的美感，更有深沉的人文情怀。相较于生态乡愁，我们不妨将其称作人文乡愁。

人文乡愁是怎样的乡愁？它与生态乡愁构成怎样的关系呢？

人文乡愁，其根本在于人文性。在城市生态园林中，一方面是造园者有意或无意地为园林注入一定的人文内涵，另一方面是欣赏者在欣赏过程中观景思人、思物，由此产生了情感、想象、理性等诸多不同维度的心理活动，自然而然地生发出各种人文关怀。

人文乡愁是家国情怀的体现。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人文记忆，从城市人文历史中挖掘历史资源是城市园林建造的金科玉律。值得一提的是，城市所有的人文记忆都离不开城市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一切故事都在这片土地上发生，均与这片土地血肉相连。虽然自然地理也因岁月的流逝而发生着变化，但变中有不变；即便是在变，这变化也可以追溯过往。其中的沧海桑田之意，让人感慨，让人深思，让人伤怀。这就是城市的人文乡愁，也是城市的生态乡愁、自然乡愁。

四、生态乐居乐游与人格修养

城市坐落在美丽的园林之中，园林的性质便悄然发生变化：由无功利的艺术欣赏变成了功利性的日常居住——生活。我们不是在画廊中流连，而是在画廊中生活，园林就是我们的家。

人的生活离不开居住，居住就要盖房子。既然身处生态园林之中，建筑便不能不另有讲究。保护生态无疑是第一位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主次问题：在生态园林中，谁为主，谁为次？目前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建筑为主，生态为次，或者说生态只是建筑的陪衬与背景，整体形象彰显的是建筑的美；另一种是生态为主，建筑为次，建筑比较低调，而生态则比较高调。虽然两种做法都没有破坏生态，守住了生态这条红线，但两种做法表现出对生态完全不同的态度与立场。前者是傲慢，后者是谦卑。在生态文明时代，前一种态度无疑触犯了生态的尊严，同时也触犯了生态文明审美的禁忌。那种傲慢的建筑，不管如何奢华、精致，顶多也只让个人的虚荣心得到某种满足，必然会遭到众人鄙弃，以致成为丑恶之物。而后一种态度无疑会受到人们的肯定与赞赏。孤立地看，似乎有些丑陋的建筑，因为伟大生态的反衬，倒成了一种别致的美。

笔者曾将环境审美的本质——生活功能概括为“乐居”“乐游”。“乐居”是根本的，“乐游”是辅助性的。不同的文明对“乐居”有不同的认识。身处生态性园林环境，其宜居之乐，便是生态乐居。

生态乐居，其乐突出生态，除了上面讲的对生态的崇敬、珍惜、保护、理解以及审美外，还有一条，就是与园中的一切生物共同享受生态的美好。对待动物、植物的态度，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尊重生态公正的问题，而是涉及人权及各种生物利益的问题，此处不展开。我们要强调的是一种态度，就是尊重园中动植物的生态权利，而不是生命权利。因为生态高于生命。在这里，我们对待人的态度与对待动植物的态度略有区别：对于人，我们对生命的尊重落实到个体上；而对于动植物，我们的尊重只能做到种群。但这不妨碍我们对于动植物个体的生灭而悲欢，一如对待人。不过，我们不能以实际行动去妨碍动植物界那种合于生态规律的相互杀灭。如果出于慈悲心，从狼的口中救助了一只小羊，那对狼而言，就是残忍。

在谈环境审美功能时，笔者提出了“乐居”“乐游”这两个概念。乐居是基本的，乐游是辅助的。在生态园林中游赏，或者说休闲，突出的特点是生态审美和生态教育。

生态审美，就是善于从生态的维度欣赏大自然的活力以及体现这一活力的生态现象之美。那沼泽中漫天遍地的芦苇，那山坡上到处点缀的野花，尽管不如花园中精心栽种的名贵花木那样光鲜，但它们这种野性之美，又岂是生命力脆弱、禁不起折腾的名贵花木所能比的？

生态审美严格说来是一种科学审美。虽然一切审美均以感性显现，但科学审美特别看重感性现象背后的理性。正是人的理性洞悉了现象的本质，才使此现象的审美成为可能，或者说让此审美达到科学认知的高度，赋予其科学美的内涵。生态审美也是如此，是生态现象背后的生态规律让生态现象成为科学美。因此，生态休闲中的生态审美具有一定的理性。

生态教育是生态休闲的重要使命之一。生态园林中的生态教育如何做到科学性与审美性、艺术性的统一，这是一切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需要着重考虑的。

来生态文明城市旅游，也许更多的不是观赏山水，而是享受生态，这种享受称为休闲更为贴切。

时下关于旅游，还有休闲的概念，大体上它们是相通的，但也有几点重要的不同。

第一，意义不同。休闲是相对工作而言的，工余即休闲；旅游是相对居家而言，离家且不工作即旅游。

第二，目的不同。休闲不一定以观景为目的，因此，对景观品位要求不高；旅游一般离不开观景，对景观品位要求高。

第三，方式不同。休闲的方式多样，不一定要离家，而旅游方式明确要离家。因为休闲方式不一定是动态，像读书这样静态的活动也可以归属于休闲；旅游虽然也可以带书去游，但读书总是附属性的、次要的。

从消费意义上说，旅游更多地表现为快餐式消费，大多数游客满足于“到此一游”，而休闲，对游客来说更多地表现为短期租住式消费。短期内不工作，沉醉于自由活动之中，可以观景，可以读书，可以会友，可以进行艺术创作。从事各种活动后，身心得到了充分的休息，而且精神也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更新。

旅游与休闲尽管有如上所说的不同，其实二者的相通之处也很多，也许没有必要将二者明确地区分开来，因为它们不仅有一个基本点——休息、玩乐，而且都拥有很高的人文品位，那就是人性的充分实现、人格的最终完成。

人是需要工作的，但人也需要休息。两者均为实现人性之所需，同样彰显着人权的应有之义。人，除了讲人性、人权外，还讲人格。对人格的理解可以有不同，但不管如何理解，都会将人格看作人性实现、人权保障的最高层次。生态乐居、生态乐游，无疑对于人格修养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语》中记载了不少孔子与弟子们畅谈志向的经典话语。在听取了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关于治国理政的抱负后，孔子转向了那位一直沉醉于鼓瑟的曾皙，并向他发问，由此引出了一段师生之间极具深意与美感的精彩对话：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

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这段对话历来被视为儒家的一段佳话。在孔子看来，人生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功名利禄，像鼓瑟这样的艺术活动、赏春这样的休闲活动，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缺少了这些工余时刻的艺术陶冶与休闲放松，即便享尽了功名利禄，也不能说人性得到了完整的实现，人格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五、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与传统审美观的传承与创新

我们现今的审美观是历代文明包括史前的准“文明”、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培养的，同时也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明培养的。可以说，审美观是人类所有文明的产物。

在审美观的培养中，生活与生产最为重要，这是基础，但切莫忘记，在诸多培育审美观的因素中，艺术的地位是最为特殊也最为重要的。如果说生活与生产是审美观培育的父母，那么艺术就是审美观培育的老师。

审美观深受艺术审美的影响，艺术实际上已成为美的标尺。在这种背景下，生态要进入审美领域便遇到了困难，处境显得有些尴尬。

事实是，面对荒野，许多人并不认为它是美的；面对一片人工景观林，许多人却往往认为它是美的。芦苇，这是湖泊中野生的植物，尽管在开白花时是壮观的，但几曾见到中国的城市乡村用它来美化居住区？人们宁愿花大价钱去外地购买名贵的花木，将它们移植在自己的庭院中，却不愿不花钱地将本地植物种植在自己的屋前屋后，只因为嫌它不美。

长达数十万年的生活与艺术所培养出的审美观，已经内化为人的心理，成为人的集体无意识和意识，它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并左右着人们的审美。

完全否定并抛弃这种历史积淀而成的审美观，当然是不妥当的，也是做不到的。但是，在创建生态文明时代的伟大事业中，我们需要有一定的自觉性，去培养一种新的审美观——生态文明的审美观。

必须在观念上区分开“自然”与“生态”这两种不同的模仿方式。虽然原则上生态属于自然，自然大于生态，但生态与自然并不是一回事。生态的必然是自然的，但自然的不一定是生态的，或者说，不一定是良性生态的。必须强调生态审美的科学性，并将其与自然审美区分开来。在生态文明城市的建设中，充斥着大量反生态的自然景观，那些从外地移植的景观花木，虽然繁盛一时，终究熬不过生态的考验，最后被淘汰。笔者见过不少这样的例子。

必须在观念上区分“生命”与“生态”。生命的单位是个体，而生态则是整体，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当然，也可以相对地划分为诸多大大小小的区域。

生态文明城市，生态是城市整体的一个性质。也就是说，只有整个城市是生态的，它才有资格称自己为生态文明城市。作为景观，当然只会落在某些具有观赏性的现象上，生态景观也一样；但绝对不能说只有生态景观才是生态的，因为正是整个城市以及周边地区良好的生态基础使得生态景观得以彰显。

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包括建设生态景观，必须着眼于城市的生态基础，而不能只盯着生态景观，绝对不能为了打造生态景观而耗费过多的资源。这里不能不指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研究与实践》对于打造生态文明时代的审美观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研究与实践》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大自然保护协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联合发布的报告[5]。报告中提出的生产方式，是目前全世界公认的最能体现生态文明先进性的生产方式。这一方案包含两个基本点：一是“基于自然”，二是“解决方案”。它既体现出对自然的充分尊重、对自然规律的绝对遵循，又体现出对文明作用的充分肯定，尤其是对高科技的充分肯定。两者的统一就是生态文明。这一方案不仅是生态文明生产实践的指导思想，而且是生态文明景观构建的指导思想。城市生态景观的构建一定要从城市现有的自然基础出发，绝对不能脱离现有的自然基础去构建所谓的景观。已故的生态文明景观设计大师俞孔坚在这方面有着诸多重要

的实践与理论贡献，值得城市决策者与景观设计师去认真学习。

一个新的时代——生态文明时代已经出现，它如旭日东升，冉冉升腾。让我们满怀热忱，拥抱这轮新生的朝阳，拥抱这个伟大的时代。

参考文献：

[1] 阿尔·戈尔 . 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 [M]. 陈嘉映，李杨，吴汉平，等，译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167.
[2] 康德 . 判断力批判：上 [M]. 宗白华，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57.
[3] 计成 . 园冶注释 [M]. 陈植，注释 .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42.
[4] 管仲 . 管子 [M]. 李山，轩新丽，译注 . 2 版 . 北京：中华书局，2019：675.
[5] 王弼 .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 [M]. 楼宇烈，校释 . 北京：中华书局，2008：6.
[6] 大自然保护协会 .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研究与实践 [M]. 北京：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21.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Urban Garden Concept in the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EN Wangh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ities possess two fundamental qualities: ecological quality and civilized quality. In constructing the landscap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properly handle the following relationships: Fir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landscape and natural landscape. The essence of ecological landscape is scientific beauty, while the essence of natural landscape is artistic beauty. In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highlight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ecological landscape in the city. Seco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landscape and humanistic landscape. Ecology constitutes the very substance of the city, whereas civilization constitutes its soul. It is necessary to highlight the guiding role of civiliz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landscape. Thir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nostalgia and humanistic nostalgia. Nostalgia i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sentiment towards one's homeland and country.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explore the ecological memories and humanistic memories of the city. Four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living, tourism, and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Ecological living and tourism have a high level of humanistic taste, fully demonstrating human nature and ultimately perfecting the person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landscape in the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both an inheritance and an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aesthetics.

Keywords：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rban landscape; ecological aesthetics; urban garden; landscape concept

责任编辑：黄声波